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下,春耕一到,田埂上最沉的,不是犁铧,是一头借来的牛。

我那时年纪小,最怕的便是农忙。总怨家里地多,活干不完,放学、放假,都被捆在田地里。两个堂弟力气不及我,也只能跟着爷爷奶奶,在日头下熬着。后来打粮从碌碌碾场,变成了几户合买的打粮机。排到正午,晒得人头晕;排到深夜,要干到天蒙蒙亮。

农家的日子,离不了牛。牛是半个家当,是庄户人捧在手心的宝贝。春夏换毛,大人拿鞋刷细细给牛刷皮;夏天牛蝇多,便用巴掌、苍蝇拍,一下下赶。再穷的人家,四壁空空,最珍贵的,也多半是那头牛。

我家也曾养过一头黑老母牛。我和二堂弟放牛,说是看牛,更多是撒野疯玩。后来牛老了,干不动活,被卖给牛贩子。母亲说,它多半要进屠宰场。那天特意避开了小牛棚,可老黄牛一走,小牛便绕着屋子疯跑,嗷嗷叫着,眼神



借牛春耕

□ 唐筱毅

慌慌的,找妈妈。那模样,我记了几十年。

家里无力再养牛,春耕秋收,便只能去借。借牛的差事,多半落在我这个老大身上。哪家有牛,牛壮不壮,脾气顺不顺,我比谁都清楚。亲戚邻里厚道,知道父亲在县城工作,只有周末能赶农活,大多爽快应允。可农忙时节,谁家牛不是连轴转?犁地、耙地、拉车,一天

下来,牛累得站在田里发呆,目光呆滞。

父亲急着抢农时,常常顾不上心疼牛。鞭子扬起来,又轻轻落下,吼着口令,牛便拖着沉重的犁,一步一挪。有时牛又累又饿,忍不住啃一口田埂上的草,皮鞭便在牛屁股上炸响。收工时,牛背上一道道红印,在夕阳里格外刺眼。

牛借来了,就得连夜送还。漆黑的夜,我打着手电,紧贴着牛身走。村里的土狗追在身后狂吠,我曾被狗咬过,心里发慌,只敢用手电直射狗眼,一步步挪到亲戚家门口。后来父亲东拼西凑,买回一头小黄牛。那天夜里,他几次起身去牛棚,添草、看牛反刍,脸上笑开了花。我家,终于从借牛的人,变成了别人上门求助的人家。如今再走回乡间,机械轰鸣。

高效,却少了旧日的温厚。我总想起那些借牛春耕的清晨,薄雾未散,父亲解牛绳的手微微发抖,像捧着一件圣物。犁铧入土,翻起黝黑的泥浪,泥土的腥气混着青草香,扑进鼻腔。父亲扶着犁,脊背弯得很低,几乎与地面平行,每一步都带着虔诚。

我踩着耢板,拽着牛尾,和老牛、父亲,在田野里拉出一个稳稳的三角。汗水从父亲额角砸进土里,牛鞭磨破的脖颈结着血痂。歇下时,他会用袖口轻轻擦去牛身上的血污,动作温柔得让人心酸。

那些年,牛耕过的地,养活着一乡人;借过的牛,撑着一个个清贫却倔强的家。苦是真苦,累是真累,可土地的厚重、牛的沉默、人的坚韧,都悄悄揉进了骨子里。

风掠过田野,仿佛又听见叮当的牛铃,在晨光暮色里,轻轻摇晃。那是一代人,最沉也最暖的乡愁。

■ 唐筱毅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工人日报》《农民日报》等。



殷商之仪。且看屯堡地戏,犹存大明风骨;阳明祠柏,常沐龙场月华。

细数物华天宝,珠玑星罗。茅台玉液,香融赤水精华;都匀毛尖,翠染云雾灵气。朱砂映日,曾贡周王之庭;金汞浮光,早入葛洪之鼎。蜡染生蓝田之暖,箫笛引彩凤来仪。更兼天麻入药能回春,方竹凌云自成节。

今观新黔气象,如日东升。桥隧贯虹,天堑已作通途;云算囊囊,数据深藏玄机。茶海翻涛,翠芽承露;椒林涌浪,红云燃天。村寨康庄,笙鼓常伴笑语;城乡摘锦,村超更聚繁星。守生态兮得金山银山,续文脉兮见本源至真。

呜呼!黔地本天外,风物自峥嵘。昔为夜郎僻壤,今作神州瞳眸。守得毓秀在,何须羨岱宗?欲寻道遥境,且入此山中。

■ 邓明佳,贵州省诗人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诗歌报》《盐城晚报》等。



贵州赋 (小序)

□ 邓明佳

观其人文渊藪,星斗焕彩。尹珍讲学,智启南荒;阳明悟道,心昭寰宇。奢香设九驿而通中原,田秋

开科举以昌文脉。侗寨鼓楼,听大歌者闻韶乐;苗乡银饰,观盛装如谒天尊。水书藏卦卦之秘,侗面演



鼓楼

□ 楚槐序

听到歌声
想象中的西南
就具体成了米酒
舞蹈与木楼

在鸟鸣与喧声
并置的山谷里
炊烟功力未减
加深了一扇窗的迷途

菜棵古树护佑着
腋下的蝉声
梯田就在不远处
独自收集白云的踪影

在鼓楼下落脚议事
谈笑的人们
山风养育的人世
闲逸依旧

从众多杉木的矜持中
取得的建筑灵感
鼓楼
这脱俗的造型
并未拒绝草木的簇拥

民居们错落有致
像是鼓楼的随从
日月星辰
在一首大歌里浸泡了千年

而山风还在为客人解酒
在雾色与日色的转换里
鼓楼偶尔现身
在无穷的山中深居简出

■ 楚槐序,本名蒋振伟,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诗刊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等,出版诗集《群山、篝火与月亮》。

茶花

□ 唐德友

关乎春天
我见过百草素雅
也见过桃红梨白

牡丹雍容
兰草幽香
却忘了
墙角那抹青黛

沉寂于秋冬
与寒露对弈
历经渡劫

一抹粉红
涌破阴霾
羽翎轻颤
敲醒孟春

百花凋零时
流芳
更胜却
我眼瞳里
灼灼桃夭

■ 唐德友,贵州省诗联学会会员,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贵州日报》《贵州政协报》等。

从文学理论中建构文化自信

——读《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》有感

□ 王华

代贵州作家的特点,即他们如何以地域文化的独特精神体验,去迎接时代大潮冲击,去呼应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,如何能够在文学的宏大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。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开创性,从一定程度上说,这部著作具有独创性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品质。特别是对一些被遮蔽、被忽略的文学作品,作家和文学现象的重新发现,可以看出创作者秉持学术精神的严肃性和公正性。如,认真梳理了贵州诗人黄翔等成立的“启蒙社”对北岛等创办的《今天》的影响等。

这部文学史在论述中还注意挖掘贵州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,重点分析贵州作家身上的地域文化气息。比如,作者在研究中明确提出:“有关二十世纪贵州文学史的研究,应特别注重作家对地域历史文化的感受、提炼与表现。在发现、指出特殊性的同时,不能忽略贵州作家与主流文学的对话关系,尤其是贵州作家以自己的特点融入主流文学宏大叙事的渠道与方式。”地域文化是现代文学的一重底色,各异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现代作家独特的文学个性。现代文学的地域书写不仅体现了一个作家的生命经历,同时也折射出作家们对一个时代、一种文化的深切体认。同时,现代作家笔下的地域风景,又构成了地域文化生生不息的一部分。贵州人深受山水人文传统的影响而具有豪气与悲悯、坚韧与柔情的性格。正是这一片自然环境独特、人文传统深厚的地

域,才成为诞生贵州作家群的摇篮。贵州作家群,集中弘扬丰富独特的地域文化、民族文化,同时又创造多元化的、具有时代性的新文学。贵州作家群体的一大特点便是善于将地域文化融入创作,笔下的贵州特色十分鲜明。作者对地域文化的深度理解和挖掘,对研究当下地域文化与贵州文学创作提供了优秀的文学研究范本。

《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》虽然是撰写的自近代以来一百余年的文学史,但作者将更多的篇幅留给了当代,而且分量最重的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当下,这明显表现出创作者执行了一条“厚古不薄今”的撰写原则。我以为执行这一原则是非常合适的,一部好的文学史应该具有服务当下文学现实的考虑,通过文学史的撰写更好地总结文学现状,从而能够将当下的文学置于文学史的系统中进行考量。然而当代人写当代史,显然缺少了时间的保证,要进行筛选就具有很大的难度。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修史者慎重对待:一方面,修史者就是史中人,宛如“身在此山中”,便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;另一方面,当代文学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,它仍在向前发展,很多作品的经典化尚处在襁褓之中,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。凡此种种,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面对当代特别是当下的文学就会变得非常谨慎。这次读《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》深受启发,通过这部文学史的撰写,为当

代人如何写当代史提供了一条较好的途径。这条途径概括起来说,就是不把筛选作为首要任务,而是立足于为未来留下最有价值、最有分量的印记。出于这一目的,就需要给当代文学以及文学现场提供更多的篇幅。同时,还能够充分吸收当代文学批评的成果,有效地将文学批评、学术研究和文学史书写融合起来,加强了文学史的当代意识。

俗话说: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”据我了解,为了写好这部专著,杜国景教授花费了十多年时间,付出了十多年精力,耗费了十多年心血,阅读了文学名家们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,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。在当今学术界,像这种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已经是一种稀缺的资源。读了这部理论专著,让我们看到了贵州文学辉煌的一页。当前贵州的文学创作正呈现一种不断跃进的状态,在全国文坛上也不乏席之地,贵州的文学星空定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,贵州人也会从贵州文学中增强文化自信。

■ 王华,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,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六盘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。作品散见《中国作家网》《贵州文艺界》等。



美好归心

□ 杨德振

一抹晚霞染透西边的整个天空,金光灿灿,黄浪翻滚。此时,我正坐在老家的三楼楼顶平台的门楣上,笔尖流淌着粗粝的诗句。退休像是人生长河悄然拐过的河湾口,将湍急的奔波化作平缓的静水深流。如今我的平凡日子里只剩下四件事:写作、运动、奔走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孝敬父母、含饴弄孙。这也是我寻得的最大的美好——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,而是细水长流的归心尝试与体验。

在他乡,晨光微熹时我便起身,蘸着露水的空气格外清冽,仿佛能洗净昨夜的一堆残梦和慵倦的躯体。戴上耳机,沿着珠江河岸小跑二三公里,慢跑时鞋底与青石板碰撞出清脆的节奏,仿佛在叩问大地:“新的一天,心的落点会在哪里?”。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我生活了将近四十年,从莽撞、懵懂的青春时代再到如今两鬓斑白,路旁的木棉树平凡地绿着,花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,见证了我平凡的烟火生活。

慢跑时,思绪如云。人生的聚散与乐忧有时像是文章的开头,突兀、直白,甚至莫名其妙;有时又像是远方的消息,时有时无、断断续续,甚至不期而至。故一个人要做的就是不纠结、不焦虑、不大奢望,更不必要心神不宁,应该顺从己心,放下或轻轻带过。此时,我的身体在奔跑,灵魂却在栖息。运动不再是为了竞争或证明什么,它成了我与自己对话的方式,成了感受生命依然鲜活的证据。

退休后,写作是一种自由呼吸。写故乡的炊烟、写异乡的月光、写父亲沉默的背影、写孙子咧嘴的学语、写人间百态、写草木春秋……各种感受与情愫从心底里自然流淌出来。有时写至动情处竟不觉泪湿眼眶;有时灵感乍现,还如孩童般手舞足蹈。这些文字无论发表与否,我都不太在乎。但它们却是我生活岁月的注脚,是与自我和解的契约,是美好归心的一种体验和具体行动。

每过一段时间,我就要乘高铁奔回故乡。就像我在一篇文章《故乡的缰绳》中写的那样:“我精神的一端永远系在故乡的墙柱上”。每隔一两个月,我便要踏上那条熟悉的高铁线路——从广州到故乡不过五个小时的车程,却仿佛是在两个世界里的穿梭,一边是人头涌动,繁华似锦,一边是地大人稀,荒芜寥落。两种模式相互切换,往往让人生发出种种联想。山海虽相连,各有优势与强项,但也各有短板与遗憾。这也正是每个游子不停选择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来回奔波的原始动力,也是美好归心的生命旅程。每次回城,父母亲总免不了给我双肩包里塞满家乡的土特产,生怕我思乡的味蕾没有着落。回去时,看见父母亲的背影像一张满弦的弓,却还在坚持要下地去劳动,我不免大声“呵斥”和“批评”他们一通,但效果甚微。有时,我跟在他们身后,看他们种植的一畦畦绿油油的各种青菜,看他们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抚摸一棵棵青菜,我突然感觉这好像是老人在抚摸着流逝的岁月,既有些伤感,又有些期盼……

有时,母亲在灶台前忙碌,柴火“噼噼、啪啪”声中飘来锅口粑的香气,那是刻在基因里的一种味道。我与两位老人很少说深情的话,只是默默地吃着饭桌上他们花心思做的各种食物和新鲜菜肴,装作非常享受的样子,这也是老人最乐意看到的场景。我感觉,这种陪伴简单得近乎笨拙,却比任何誓言和花言巧语都实在,能让老人开心和感觉自身存在的价值,这比给他们现金更能让他们眼睛泛光。

返回时上车,父母亲总是颤颤巍巍地送出门。特别是父亲,总是泪流满面。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,总把每一次分别当诀别……每当汽车开动,后视镜里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,最终缩成两个黑点,我的心仿佛也被撕成两半,一半留在了田野,一半驶向繁华。到广州时,三岁小孙子扑上来,奶声奶气不停地喊“爷爷”,我才猛然意识到“频道”已切换,所有的疲惫瞬间被融化,一扫而光。顾不上休息,马上陪小孙子搭积木、下军旗、打扑克、读故事……看他专注地、声音稚嫩地背诵唐诗,我忽然明白:生命就是这样一环扣着一环的传递,我在父母那里得到的温暖正通过我的手传递给下一代。这日常的循环里藏着人世间最朴素的真理和代际间的“精神密码”。

夜深人静时,我常常想:什么是美好?年轻时以为要抵达远方、要看尽繁华、享受到荣华富贵,才是最美好的。如今,才懂得美好是奔跑时风掠过耳畔的自由;是写作时心灵毫无保留的袒露;是父母夹到碗里的那块肉糕;是孙子睡梦中无意识的呢喃……美好不是某个遥远的目的地,而是归心的过程——让漂泊的灵魂回到最初的地方,让忙碌的生命找到安宁的节奏,这才是终极的美好。

故乡是脐带,他乡是翅膀。每一次出发都是回归,每一次离别都是重逢。当生命进入下半场时我终于懂得:所有的奔波不过是为了让心找到它的巢穴。而此刻笔在纸上沙沙作响,窗外月光如水,夜静如思,美好不是惊涛骇浪,更不是触不可及,而是这深夜里一盏灯的温暖,是一个平凡人在柴米油盐中修炼成的诗意,是人间烟火气的氤氲与缭绕。

■ 杨德振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■ 杨德振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